

越裔美国人在美组织及其政治参与研究^①

张宇权 程 越

〔内容提要〕越裔美国人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并创办了一批重要的政治参与组织，在美国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力。越裔美国人组织的形成，基于越南族裔移民美国和在美生活及政治参与的需要。这些组织涵盖越裔美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规模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反对越南政府的特征。它们通过参与竞选、组织游说等方式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对越裔美国人自身的政治地位、组织本身的发展以及母国越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由于越裔美国人人数的、在美地理分布不均衡及内部观点存在分歧等原因，越裔美国人组织政治参与的前途充满了挑战。在当前南海局势较为复杂的情况下，越裔美国人组织对南海的关注也将为南海争端增加不确定性。

关键词：美国社会 种族 越裔美国人 政治参与 社团组织 跨国政治

越裔美国人是美国亚裔人口中的第四大族群，其人口总数超过 150 万人，占在美亚裔人口的 10.6%。^② 在过去的 40 年中，他们积极融入美国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通过各种方式成立了几十个组织参与美国政治，并逐渐将其政治参与深化。这些组织涉及越裔美国人在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综合性的“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National Congress of Vietnamese Americans）、关注教育的“柬老越裔美国人教育与发展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and Advancement for Cambodian, Laotian

①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修改意见，笔者文责自负。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资助号：18VHQ009）的研究成果。

② U.S. Census Bureau, 2010 Census Special Tabulation, table 5. Pay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rod/cen2010/briefs/c2010br-11.pdf>, p. 14.

and Vietnamese Americans)、以保护船民利益为初衷而建立并拓展到其他方面的“船民紧急救助协会”(Boat People SOS)、为越裔政治参与提供支持的“越南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Vietnamese Americ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扎根于加利福尼亚州、进行政治游说和动员南加州地区的越裔美国人发起全国性运动的“越裔美国人公共事务委员会”(Vietnamese American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等等。这些组织对于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作为美国与越南政治交往的桥梁,为越美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越南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研究呈现出上升趋势。这方面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厦门东南亚研究中心博士衣远^①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李爱慧;^②国外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日裔美国学者唐·仲西(Don T. Nakanishi)教授、^③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克里斯·科莱克特(Christian Collect)博士、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员古谷浩子(Hiroko Furuya)、^④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越裔学者温如玉(Ong Nhu-Ngoc T)和研究员梅尔·大卫(Meyer David S.)等。^⑤ 尽管关于越南裔族群对美国政治的参与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中外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往往趋向于把越裔作为亚裔的一部分,纳入到亚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研究中。而越裔群体数量庞大,身份特殊,应该与其他亚裔分开来研究才更有针对性。同时在涉及越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对其组织的研究很少,仅有个别研究关注到“船民紧急救助协会”。实际上,作为越裔美国人政治参

①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衣远博士2011年发表了《美国越南人族群的形成和政治参与》一文,该文首先介绍了40年来越裔美国人群体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这一特殊族群在美国参与政治的方式的发展与转变,以及对美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参见衣远《美国越南人族群的形成和政治参与》,载《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2期,第67~72页。

②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李爱慧撰写的《美国学界对亚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研究述评》一文,从美国学界的观点出发,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学界对于亚裔美国人群体在美国参与政治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越南裔美国人在美政治参与的相关内容。参见李爱慧《美国学界对亚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研究述评》,载《世界民族》2012年第5期,第65~72页。

③ 唐·仲西在这个领域建树颇高,其代表著作《亚裔美国人的政治:法律、参与及政策》从法律、政策等方面,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情况。参见Don T. Nakanishi and James S. Lai *Asian American Politics: Law, Participation and Policy* (Californi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3)。

④ 克里斯·科莱克特与古谷浩子的合编的《跨国主义与移民融合:越南裔美国人政治抗议模式》对于越南裔族群以抗议为主的特殊政治参与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参见Christian Collect and Hiroko Furuya, "Transnationalism and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Considering the Protest-to-Politics Model in a Vietnamese American Community."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Oakland, CA, March 17~19, 2005。

⑤ 温如玉和梅尔·大卫于2004年发表的《1975~2001年间越南美国人的抗议与政治参与》一文,以更加详实的年表形式记录了越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活动,成为研究越南裔族群政治参与中的抗议活动的可靠文献资料。参见Ong Nhu-Ngoc T. and Meyer David S., "Protest and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Vietnamese American Protests, 1975~2001,"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3, No.1 (Winter 2008), pp.78~107。

与的主要载体和突出特征,对越裔美国人组织的研究尤为重要。

本文将以越裔美国人的组织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美国政府和越裔美国人组织网站资料,围绕其形成、特点和对美国政治的参与等问题进行探究。

一 越裔美国人在美组织的形成与特点

为躲避母国的战乱而逃往美国的越南人,在心理上普遍呈现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渴望在新的国家拥有属于自己的合法政治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巨大的挑战,政治地位得不到承认,甚至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和保障。因此,在最初进入美国时,他们选择不断地努力提升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这些越南裔移民开始寻求政治上的地位,参与到各自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中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以政治参与和互帮互助为主旨的越裔美国人组织在美国开始发展起来。

(一) 越裔美国人在美组织的形成

越裔族群在美国的组织种类繁多,涉及越南族群在美国生存发展的各个方面,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也不尽相同。大体上,这些组织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在越南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为解决移民中出现的问题而成立的组织。1964年,在美国定居的越南人仅有604人,^①到1990年,这一数字达到61.4547万人。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越裔美国人群体已激增到122.3736万人,^②成为继华人、菲律宾人和印度人之后的美国第四大亚裔族群。201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55.5470万人。^③美国越南裔人口的急速增长与越南战争密切相关,正是越战结束后的三波大的移民潮,为现在庞大的越裔美国人群体奠定了基础。造成第一波移民浪潮的主要原因是,1975年南越西贡政权垮台后,越南南部人民出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迫害的恐惧而大量逃离越南。这些移民或多或少都与南越军政等重要部门有联系,可以视之为“战争政治难民”。第二波移民浪潮发生在1978~1981年美军完全撤离越南之后,这一阶段是越南人移民高潮期。当时,越南政府在内政上对私有企业进行国有化改造,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严重损害了以企业主为代表的一部分

① Joseph Hraba *American Ethnicity* (Illinois: F.E. Peacock Publisher, 1994), p. 513.

② 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统计局 (U.S. Census Bureau), 参见 *The Asian Population: 2000*, available at: <https://www.census.gov/prod/2002pubs/c2kbr01-16.pdf>, p. 17.

③ 人口数据根据亚裔人口总数 (1467.4252 万) 与越裔美国人百分比 (10.6%) 计算得出, 参见 Nicholas A. Jones et al., "The Asi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from the 2010 Census," *Racial Statistics Population Division, U.S. Census Bureau Presentation for the 2010 Asian Profile America Event* May 2, 2012 (Washington, D. C.), available at: <https://www.ssa.gov/people/aapi/materials/pdfs/2010census-data.pdf>, pp. 5-9.

人的利益;在外交上从1978年开始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并挑起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实施大规模的排华政策,导致相当一部分华侨和越南移民一起出逃美国。第三波移民浪潮发生在1983~1995年。这时期的越南移民可被称作“遗民”,大多是先前两波移民的亲属,或是美军在越南的后裔。^①

第一类组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越南政治犯家庭协会”(Families of Vietnamese Political Prisoner Association, FVPPA)和“船民紧急救助协会”。“越南政治犯家庭协会”虽然在1984年正式注册成立,但早在1977年其前身就已经在创始人曲明诗(Khuc Minh Tho)的努力下问世了。1968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绑架了曲明诗的父亲;随后,其第一任丈夫被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杀害。1975年南越政权垮台后,她的第二任丈夫、越南民主共和国陆军上校阮文小(Nguyen Van Be)被送到了“再教育”营。1975年,在其丈夫仍被关押期间,曲明诗移居美国华盛顿特区。为了营救丈夫与其他“政治犯”,曲明诗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其他有类似遭遇的“政治犯”家属一起创立了“越南政治犯家庭协会”,并担任该协会第一任主席。^②除了“政治犯”的亲属,很多已获释的“政治犯”也对越南的“政治犯”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1999年初,医学博士、前“政治犯”阮丹桂(Nguyen Dan Que)宣布,“我将组织召开越南前‘政治犯’会议,这对于越南政府而言是个巨大的机遇与挑战。”^③1999年4月,在阮丹桂博士的号召下,大量越南裔美国人在华盛顿特区的马萨诸塞大街上召开集会,商讨组织召开“越南前政治犯会议”,并表达了对母国“政治犯”问题的关注。

“船民紧急救助协会”在过去几十年间,仅从公海就营救了超过3.5万名越南难民,并为他们获取在美国生活的经济与政治资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④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200万越南人被迫离开越南流亡国外,其中到达美国的越南族裔就达到50万之众。^⑤越南自1976年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后,一些越南人以3000美元换取“出境许可证”离境。由于他们都是乘船逃离越南的,因而被称为“船民”。出海之后,船民在登陆“第一收容国”之前往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漂流,途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香港。由于食物和水短缺、疾病、沉船、抢劫和谋

① 潘亚玲《越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6期,第16页。

② 根据“越南政治犯家庭协会组织”创始人曲明诗的人物传记整理,参见网页:<http://snaccooperative.org/ark:/99166/w6hc5nhr>。

③ 根据世界文化(Everyculture)网站越南人历史介绍的政治部分整理,参见网页:<http://www.everyculture.com/multi/Sr-Z/Vietnamese-Americans.html>。

④ 数据来自“船民紧急救助协会”官网,网址:<https://www.bpsos.org/#!about/uhs7k>。

⑤ (C.N.O.D., *Asian American Assimilation, Ethnicity, Im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7), p.36. <http://www.asianacademicjournal.com>

杀事件频发,不计其数的船民在1979年夏天登陆前就已经死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一群越南裔美国学者和越南船民在泰国的一个难民营共同开展志愿工作,从海上营救了3300多名越南难民,并保护了他们在难民营的权利,以拯救越南船民为宗旨的“船民紧急救助协会”由此成立。^①类似的组织还有“越南打击贩卖人口联盟”(Vietnamese Alliance to Combat Trafficking)。2004年3月,一名台湾男子将三名年轻的越南女性带到台湾,作为妻子贩卖,引发国际社会对贩卖越南妇女和儿童问题的关注,阮文雄(Peter Nguyen Van Hung)神父联合与他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了打击人口贩卖的联盟,以帮助被拐卖的越南女性。^②

第二类是为应对移民群体在美国生活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而建立的组织。这类组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柬老越裔美国人教育与发展全国协会”和“越南裔美国人奥兰治商会”(Vietnames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Orange County)。在越战结束后进入美国的越裔移民中,除了第一批跟随美军撤回的大量美军军队人员和南越政府官员外,后期进入美国的越南移民都存在文化程度低的问题,这直接带来了语言障碍、就业压力等现实的生存问题。“柬老越裔美国人教育与发展全国协会”就是为解决美国亚裔移民的教育问题而建立的。1985年建立的“越南裔美国人奥兰治商会”则是基于当时奥兰治县的越裔族群渴望通过经商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需要而建立的。

第三类是出于政治竞选的需要而建立的组织。在越裔移民的社会经济条件逐渐改善后,更多的公民权利和参与政治的意向成为越裔美国人更高层次的需求。一些以服务于越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需要、提供政治参与信息的组织开始出现,其中以“越裔美国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和“越南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最具代表性。它们分别成立于2008年和2009年,主要为竞选而进行游说和募捐。“进步越裔美国人组织”(Progressive Vietnamese American Organization)也是这类组织。它通过对与越裔美国人紧密相关的国内政策进行深入的分析,并通过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传播其分析结果,为越裔美国人提供参与政治的风向标,促进和支持越裔美国人的人权、公民权、移民权和难民权,与所有年龄段的越南裔美国人以及其他社区合作推广共同议程,为越裔美国人建设一个多元而公正的美国。^③这类组织政治色彩浓厚,往往具有直接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倾向。它们出现在越裔族群在美国获得了较好的经

① 关于船民的事例与数据,均根据“船民紧急救助协会”官网的历史资料整理,参见网页:<https://www.bpsos.org/our-history>。

② 参见奥兰治县登记网,网址:[https://www.ocregister.com/2010/02/22/sex-victims-are-helped-with-kind-](https://www.ocregister.com/2010/02/22/sex-victims-are-helped-with-kind-ness/)

ness/0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③ 参见“进步越裔美国人组织”官网,网址:<https://www.pivotnetwork.org/>。

济地位并转而开始重视政治参与之后,因此出现的时间较晚。

(二) 越裔美国人在美组织的特点

越裔美国人在美组织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规模差别巨大。1985年成立的“越裔美国人奥兰治商会”,包括前主席三原(Tam Nguyen)在内,整个组织一共只有17名雇员。而“船民紧急救助协会”1980年成立之初仅为拯救船民的组织,拓展到现在,分支组织已遍及加利福尼亚州、休斯敦、亚特兰大和东南亚地区,成为涉及政治游说、难民救助、法律政策支持等方面的非营利组织。规模的差异不仅体现在雇员人数上,在资金方面,越裔美国组织也是“贫富差距”较大。例如,“越南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12年募得的资金不到5000美元,^①而另一个越裔美国人创办的组织“东方遇见西方”(East Meets West)却在几乎同一时期募得1300万美元,用于改善亚洲特别是越南的医疗卫生条件。^②由此可见,越裔美国人组织的发展很不均衡。

第二,涉及领域广泛。越裔美国人组织中既有全方位型的组织,也有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组织。以如“越裔美国人武装部队协会”(Vietnamese American Armed Forces Association)、“中大西洋越南学生联盟协会”(Mid-Atlantic Union of Vietnamese Student Associations)和“东方遇见西方”组织为例。“越裔美国人武装部队协会”虽然看似与军事政治挂钩,实则是一家以服务于越裔美军士兵为宗旨的组织,主要关注受伤士兵的安置,以及退役士兵之间的相互交流等问题。“中大西洋越南学生联盟协会”是由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大学文化组织组成的非营利性学生联盟,致力于统一越南裔美国人社区,促进各学校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培养文化意识,促进社会正义。“东方遇见西方”组织则致力于改善包括越南在内的亚非国家的医疗卫生、水资源和教育状况,旨在通过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发展机遇和实施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改变弱势群体社区。

第三,“反越”倾向。“反越”特征在早期成立的越裔美国人组织中表现得较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的“越南民主联盟”“越南救国委员会”“自由越南战线”等越裔美国人组织,^③不仅在美国宣传反对越南政权的思想,有的组织更直接与越南

① 参见美国竞选委员会网站,网址: <http://us-campaign-committees.insidegov.com/1/56055/Vietnamese-American-Political-Action-Committee>。

② “东方遇见西方”组织也称“繁荣网络”(Thrive Networks)组织,是一个致力于提升亚洲和非洲的医疗卫生、水资源开发和教育水平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于1988年由越裔作家、人道主义者勒·利·海斯利普(Le Ly Hayslip)创立,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旨在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发展机遇和提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改变亚非地区的健康、教育状况和弱势群体社区。

③ 《揭秘越南反政府组织:煽动反华骚乱欲推翻越共》,人民网,网址: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611/c1002-25134668.html>。

国内的反对团体联系,参与颠覆活动。此外,这些组织还创办了越南语的反越南政府媒体,其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越裔美国人。他们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创办《海外越南》《越南人》《自由越南》等刊物,^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向海外的越南移民强化反对越南政府的意识,鼓动越裔美国人反对越南政权。目前,随着这些反越组织和媒体的式微,越裔美国人组织的“反越”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但它们却在以另一种让人担忧的方式发挥着“余热”。譬如,2010年春及当年7月在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举办的两次南海问题研讨会及“六月走廊行动”^②政治游说,具有潜在的“反中”倾向。这种反华情绪被利用的情况,成为越裔美国人组织一个令人担忧的特征。

第四,日趋网络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越裔美国人组织在不断增多的同时,也开始为了某些共同的利益而相互联系起来。伴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越裔美国人组织呈现出相互之间的联系网络化与个体的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的特征。例如,“进步越裔美国人组织”一直着力建设相互联系的越裔美国人组织网络,以实现信息的互通与共享。该组织已经先后与多家越裔或亚裔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专注于动员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为其提供竞选支持的“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胜利基金”(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Victory Fund)、旨在促进东南亚难民迁入美国社会的“东南亚资源行动中心”(Southeast Asia Resource Action Center)、主张完善亚裔美国人的公共服务和促进人人享有公平社会的“亚裔美国人推进正义联盟”(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等。这些组织在致力于共同维护越裔美国人权利的同时紧密联系,以资源信息共享的组织联盟形式,更好地促进越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活动。与此同时,网络化以及新媒体影响力的愈发凸显,也让越裔美国人组织不仅局限于线下的活动,而且启动了线上活动。线上线下方式的综合运用不仅让越裔美国人组织更加贴近民众生活,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组织的影响力。

二 越裔美国人组织政治参与的方式与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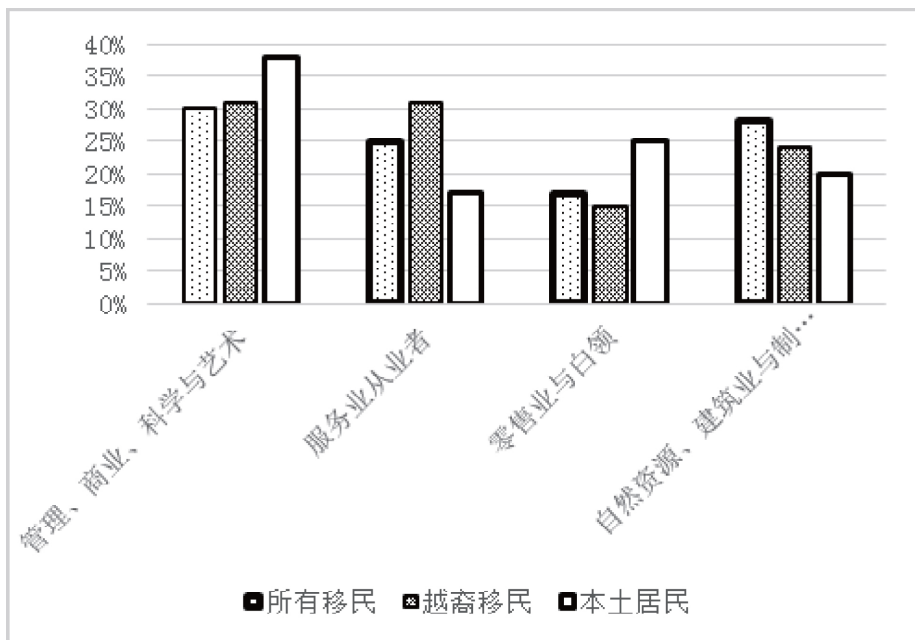
经过近40年的发展,越裔美国人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调查显示,2014年越南移民的家庭平均收入为5.9933万美元,而美国所有移民家庭的平均收入为4.9487万美元,美国本土居民的家庭平均收入为5.

① 肖昶芊、张宇权《越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南海局势》,载《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6期,第64页。

② “六月走廊行动”是2010年由越南裔美国人在美国发起的政治游说活动,活动的主题是应对中国南海主权的申索。围绕这一主题,“六月走廊行动”与越南国内相关团体紧密联系,呈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4565 万美元。^① 另外,有超过 25% 的越裔美国人取得了硕士及以上学历,越裔美国人从事商业、管理、科学、艺术等产业的人群也占据了这些领域从业人口总数的 31%,略高于所有在美移民群体 30% 的比率(见图 1)。

图 1 2014 年移民群体与美国人在不同职业的从业占比



数据来源: 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网站, 参见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Vietnam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vailable at: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vietnamese-immigrants-united-states-5>.

在基本生活权利得到保障后,越裔美国人开始寻求政治权利,并在政治领域活跃起来。已成立的越南人在美组织开始向政治参与转型,新的更加关注政治生活的组织也纷纷成立。它们通过支持竞选、帮助越南族裔获取选举权、进行游说等方式参与政治,对美国的政治发展以及越美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越裔美国人在美组织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鼓励和支持越裔族群中有意向参与政治的人参加竞选活动。最初移民美国的越裔群体虽然包含了大量曾经在美军和南越政府任职的官员,但进入美国后,他们的难民身份使得他们不得不选择从事较为低下的工作,以获取生存所需。一项 1984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已就业的越南裔族群中,有超过 50% 的人从事

^① Karl Miller, “From Humanitarian to Economic: The Changing Face of Vietnamese Migration,”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April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humanitarian-economic-changing-face-vietnamese-migration>. (C) 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着低端制造业领域的工作,^①没有人从事议会议员之类的工作。以2000年第一位当选为得克萨斯州议会民主党议员的伍修伯(Hubert Vo)^②为起点,越裔美国人开始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到2007年末,越裔议员已达到20名。^③其中高乔(Anh Joseph Cao)作为“船民紧急救助协会”的志愿者和前任董事会成员,于2008年12月6日成为第一位当选美国国会议员的越南裔美国人。^④这体现出以“船民紧急救助协会”为代表的越裔美国人组织对于有参政意向的越裔美国人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越裔美国人还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支持有意参政的越裔美国人,“进步越裔美国人组织”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该组织以为越南裔美国人群体发声为宗旨,通过公民参与和领导力培养来吸引和帮助有意参政的越南裔美国人,并支持符合越裔美国人价值观的候选人。2018年2月22日,“进步越裔美国人组织”宣布将全力支持越裔学者梅庆良(Mai Khanh Tran)参加加利福尼亚州议会第39区竞选。“进步越裔美国人组织”在其官方文件中称,支持拥有难民身份的医学博士参与加州议会竞选,将是对特朗普上台后实行紧缩移民政策的有力回应。^⑤

第二种方式是为普通越裔美国人获得公民权提供支持。作为公民权的基本内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越南人到达美国初期是不被赋予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尚未得到美国当局的允许;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越南移民还在为每天的生存而劳累,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不高。调查显示,2000年,在越南人聚居的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又称橘县),常参与选举投票的越裔美国人比率仅为22%。^⑥进入21世纪后,在“越裔美国人公共事务委员会”、“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等政治组织的引导下,越南人积极行使公民权的比例大幅度提高。2010年,越裔美国人中拥有公民权利的人数达到83.9622万人,占越裔美国人总人口的比例为74.8%。^⑦1999年,奥兰治县的越南族裔选民在册人数仅为4.5万人,而到2004年,这个数字大幅攀升至8.4907万

① Rumbaut R. G. *Portraits, Patterns, and Predictors of the Refugee Adaptation Process: Results and Reflections from the IHARP Panel Study* (California: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1), p.166.

②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s Biography,” *Project Vote Smart*, Retrieved, 16 Dec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s://votesmart.org/candidate/biography/49576/hubert-vo#.XKmcONNipmQ>.

③ 转引自衣远《美国越南人族群的形成和政治参与》,第71页。

④ Joseph Cao, “First Vietnamese-American Congressman Fights to Keep His Seat,” posted by CNN Special Correspondent Soledad O’Brien, CNN Politics, available at: <http://politicalticker.blogs.cnn.com/2010/11/02/first-vietnamese-american-congressman-fights-to-keep-his-seat/>.

⑤ 参见“进步越裔美国人组织”官网,网址:<https://www.pivotnetwork.org/news/endorsement-mai-khanh>。

⑥ Christ Collet, “The Determinants of Vietnamese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indings from the January 2000 Orange County Register Poll,” 2000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May 26, 2000, available at: [http://christiancollet.com/files/Collet%20\(2000%20AAAS\).pdf](http://christiancollet.com/files/Collet%20(2000%20AAAS).pdf), p.11.

⑦ U. S. Census Bureau, “The Asian Population: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rod/cen2010/briefs/c2010-br-11.pdf>, p.14.

人。^①

第三种方式是开展团体性的政治游说与募捐活动。越裔美国人的来源受特定的历史因素影响,1995年越美关系正常化是越裔美国人进行政治游说的分界线。此前一个阶段的政治游说主要以争取越裔美国人在美国的政治权利和反对越南政权为主;此后一个阶段的政治游说则加入了为母国争取人权与民主等内容。越裔美国人组织较为成功的政治游说案例,是1994年由“船民紧急救助协会”领导的针对滞留香港的越南船民移民政策的游说。1994年3月,250名越裔美国人联名起诉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国务院移民管理部门不得遣返或迫使滞留香港的越南船民重新申请移民。通过对国会议员、特别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众议院议员莱斯利·伯恩(Leslie Byrne)的游说,越裔美国人成功地迫使国会通过议案,将1994年5月11日定为“越南人权日”。^②另外,“越南政治犯家庭协会”在成立过程中也进行过成功的游说。该组织创始人曲明诗提出“有序离境计划”(Orderly Departure Program),^③为释放越南“政治犯”并帮助他们移民美国而向美国国会请愿,并代表越南“政治犯”游说美国国务院,最终争取到了“政治犯”的释放及他们和亲属的团聚。在越美关系正常化后,越南裔组织的政治游说往往带有维护母国利益的色彩。以中越南海利益争端为例,越裔美国人组织经常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天普大学举办南海问题研讨会。^④

在竞选募捐方面,越裔美国人组织也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其中有代表性的组织有“越南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越裔美国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在2008~2016年的募捐中,“越南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现有资金量和每年募得的资金数额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在2016年募得资金2.36万美元,为其参与美国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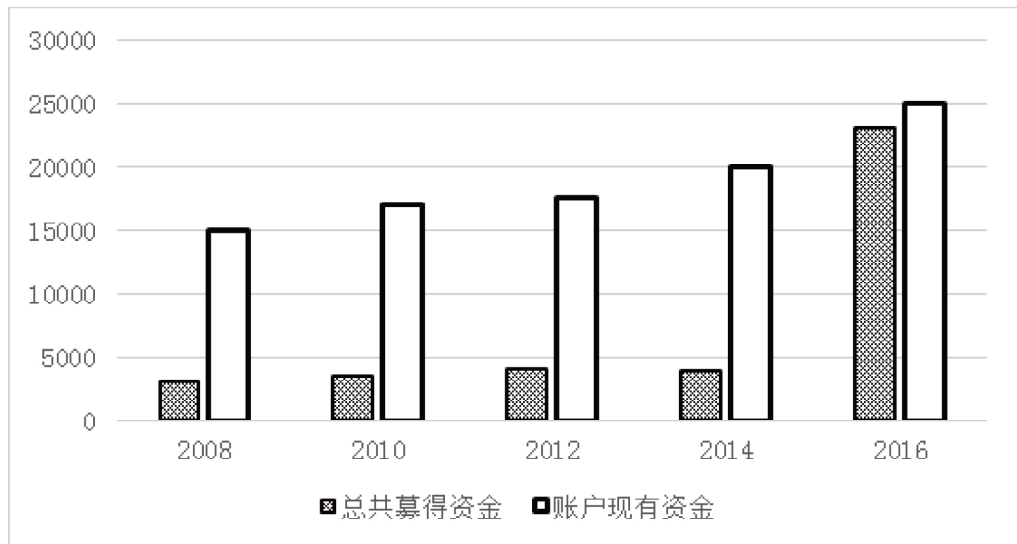
① U.S.Census Bureau, “The Vietnamese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bpsos.org/mainsite/images/DelawareValley/community_profile/us.census.2010.the%20vietnamese%20population_july%202.2011.pdf, p.10.

② 潘亚玲《越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第18页。

③ “有序离境计划”是一项允许越南人移民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计划。1979年,该计划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主持下成立,旨在为越南人提供一种机制,使他们能够安全有序地离开家园。在该计划启动之前,成千上万的“船民”乘船逃离越南。从1980年到1997年,62.3509万名越南人通过该计划被重新安置在国外,其中45.8367万人去了美国。

④ 参见天普大学越裔美国人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temple.edu/vietnamese_center/welcome.html。

图2 越南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募资情况(2008~2016)



资料来源: 美国竞选委员会网站, 参见 <http://us-campaign-committees.insidegov.com/l/56055/Vietnamese-American-Political-Action-Committee>。

(二) 越裔美国人在美组织政治参与的影响

越裔美国人组织的积极参政使得越裔美国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 频繁的政治参与也对美国政治和祖国越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对越裔美国人群体和组织本身的影响上。越裔美国人组织参与政治的一大目标, 就是争取越南族群的公民权利。这种努力达到了显著的效果, 促使越南裔加入美国国籍的比例较高。截至2008年底, 越裔美国人的入籍比例已达到71%,^①这为他们组织政治团体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提供了便利。而在越裔聚居最多的“小西贡”^②奥兰治县, 基本当地所有越裔美国人都获得了美国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此外, 越裔美国人组织的积极努力也为越裔族群在美国的自由流动和合法聚居提供了较大的帮助。对于越南族群的聚居, 美国政府最初是持否定态度的, 希望通过一些政策来缓解难民对某一地区的资源尤其是福利制度可能造成的挤压, 表示“我们不要族裔聚居区。”^③然而, 美国政府的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 “小西贡”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① 同一时期, 亚裔移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比例为57%。其中, 菲律宾移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比例为62%; 韩国为48%; 中国(除台湾以外)为49%; 印度为47%。参见 Tadai and Mindy Eiko, “Dual Citizenship in Asia,” Syracuse University Honors Program Capstone Projects, 2010, available at: http://surface.syr.edu/honors_capstone。

② “小西贡”(Little Saigon) 泛指越南本土以外的越南裔族群聚居区, 但通常被用来指美国的越裔聚居区, 特别是以美国加州奥兰治县的威斯敏斯特市(Westminster)为中心的越南裔族群聚居区。

③ (美)斯科特·金(Scott Gold)、(越)梅·特伦(Mai Tran):《越南难民的归宿》,载《交流》杂志,2000年第6期,第166~170页。

此后,越裔美国人更加趋向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都市以及得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聚集,其中尤以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的越裔人口为多。2000年,这两个州的越南裔人口占全美越南裔总人口的比例为51.2%。^①族群的聚居是越裔美国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其公民权的重要体现。同时,聚居的族群也有利于凝聚力量,为越南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提供重要的支持。

越裔美国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的行为对其自身发展的作用也是清晰可见的。一方面,这些非营利组织在政治上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可以转化为吸引捐款的资本;另一方面,这种政治影响力所具有的延续性为组织自身日益扩大的话语权提供了政治根基。以“船民紧急救助协会”为例,该组织1980年成立之初,仅为拯救船民的组织,拓展到现在,其分支组织已遍布美国多地及东南亚地区,成为集政治游说、难民救助、法律政策支持为一体的非营利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该组织的政治参与所积累的资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勒·利·海斯利普(Le Ly Hayslip)成立于1988年的“东方遇见西方”组织,也在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由当初十多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了办事机构遍布美国、越南、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和乌干达,核心雇员超过110人,总受益人数超过336万人次的大型非政府组织。^②

越裔美国人组织在美政治参与活动的另一大影响表现在对祖籍国的影响上,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网络言论与政治游说的方式得以实现。以“越南改革党网”(Vietnam Reform Revolutionary Party Network)、“越裔美国人社区网”(Vietnamese-American Community Network)和“种族博客”为主要平台,越裔美国人在各大社交平台日益活跃,试图通过发表针对母国的批评言论来促进母国的改革进程。^③此外,越裔美国人组织还特别关注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南海争端,并对南海局势产生一定的影响。1995~2000年间,越裔美国人组织举行了两次“保卫领土大会”及南海学术研究活动。2007年12月,在越裔美国人组织的影响下,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河内及胡志明市的青年学生中被发动起来。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越南政府被迫召开关于“黄沙”(西沙)和“长沙”(南沙)问题的会议。2010年春及当年7月,越裔美国人组织又在美国天普大学举办了两次南海研讨会及“六月走廊行动”政治游说,引起了越南国内的较大反响。^④越裔美国人组织的频繁活动给美国提供了趁机插手南海的机会。

① 参见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2000年发布的亚裔人口普查报告,网址:<http://www.census.gov/prod/cen2000/briefs/c2000br-11.pdf>。

② 关于“东方遇见西方”组织的历史发展介绍,参见网页:<http://thrivenetworks.org/about-us/news-stories/>。

③ 肖昶芊、张宇权:《越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南海局势》,第65页。

④ 关于越裔美国人如何在南海局势中发挥影响,参见肖昶芊、张宇权:《越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南海局势》。

三 越裔美国人组织面临的挑战

越裔美国人组织虽然已经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和一些现实的原因,这些组织在美国的政治参与也表现出一些不足和不利之处。由于自身族裔地位和利益诉求方面的原因,越裔美国人组织在美国的政治参与活动经常受到歧视和排挤。另外,其政治参与中夹杂的排华情绪,也通过跨国政治实践对中越关系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的因素。

(一) 越裔美国人组织在政治参与中面临的挑战

首先,越裔美国人组织自身的局限性表现在族群人口数量上。虽然越裔美国人的人数在美国亚裔人口中排名第四,但相较于印度裔、华裔等亚裔人口而言,仍显得势单力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0 年发布的数据,越裔占美国亚裔人口的比例仅为 10.6%,相较于华裔的 22.8%和印度裔的 19.4%而言,显得人少势弱。^①不仅如此,越裔美国人的内部通婚倾向也使得他们不仅在族群扩张速度上不如其他亚裔,更重要的是这种相对保守的倾向不利于形成与其他亚裔联合起来以获得更多话语权的政治参与路径。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0 年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越南族群与其他种族通婚的比率仅为 3.5%,而在美国亚裔人口中比例达到 17.4%的菲律宾人的外族通婚率为 24.4%,日裔和华裔美国人的这一比率都超过了 10%,其他亚裔美国人的这一比率也远高于越南裔美国人。^②

上述原因导致大部分越裔美国人组织参与美国政治的规模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水平,进而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相对较弱。

人口上的弱势也直接导致越裔美国人组织的规模有限,筹集资金参与政治的能力不足。以“越裔美国人文化与社会理事会”(Vietnamese American Cultural and Social Council)为例,包括执行主席蒲德兰(Paul Phu Tran)在内,整个组织一共只有不到十名雇员。^③此外,族群人口数量也直接影响到其组织的募捐能力。以“越南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为例,该组织在 2016 年募得资金 2.36 万美元,而美国同类政治参与组织最高可募集 600 万美元以上的资金,这样比较之下,其募资能力难免显得

① Nicholas A. Jones, "The Asi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from the 2010 Census," Presentation for the 2010 Asian Profile America Event, May 2, 2012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http://www.one-voice-ethnic-missions.com/uploads/4/9/8/9/49896269/asian_population_2010_census-result.pdf, p.9.

② 参见美国国家人口普查局 2010 年发布的亚裔人口普查报告,网址: http://www.one-voice-ethnic-missions.com/uploads/4/9/8/9/49896269/asian_population_2010_census-result.pdf, p.9.

③ 参见世界文化网站,网址: <http://www.everyculture.com/multi/Sr-Z/Vietnamese-Americans.html>.

不足。^①

其次,越裔美国人组织在美国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② 这些组织大多数分布在美国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等地,而在美国中部和东北部其他地方,除了“船民紧急救助协会”这样的大型组织设有工作室以外,几乎没有越裔美国人组织的存在。这个特点是与越裔美国人的地理分布密不可分的。从移民之初的“小西贡”,到现在越裔美国人在美国的聚居地,越裔美国人一直倾向于留在美国南部地区。美国移民政策局2014年公布的普查数据显示,在美国的越南裔人口有39%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13.1%分布在得克萨斯州,3.8%分布在佛罗里达州。在这三个美国南部大州居住的越裔美国人,约占越裔美国人人口总数的51.2%,^③而越裔美国人在美国北部和中西部则分布稀少。因此,在以奥兰治县为代表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越裔组织往往能发出有力的声音,而在其他州的政治生活中,则几乎看不到越裔组织的身影。

再次,在美国的越裔族群构成的特殊性,导致了组织内部政治观点存在分歧。1979年中越之间爆发的边境冲突,是导致越南发生大规模排华运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华裔越南人(约有30万人)占据了第二波越裔美国移民的大部分人口,占越南海外移民总人数(约有270万人)的1/9。^④ 这些人的双重族裔身份,使得他们在政治参与中的政治倾向经常摇摆不定,特别是在与中越两国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南海问题上。一方面,他们作为土生土长的越南人,有着对母国利益的诉求;另一方面,在越南被排挤的遭遇,又使他们产生了对母国的恨意和对中国的偏向。在对美国不同党派的支持上,越裔美国人也表现出较大的分歧。2000~2001年,由犹他州州立大学越裔学者比特·林(Pei-te Lien)主持的“全美亚裔政治试点调查”(The Pilot National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Survey)报告显示,25%的越裔美国人支持共和党,22%的越裔美国人支持民主党,其余人则不支持任何党派,或无强烈的党派认同。^⑤ 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越裔政治组织内部的政治观点分歧。

① 数据来源:美国竞选委员会,网址:<http://us-campaign-committees.insidegov.com/1/56055/Vietnamese-American-Political-Action-Committee>。

②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PI) tabulation of data from U.S. Census Bureau pooled 201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regions/asia-and-pacific>。

③ U.S. Census Bureau, “The Vietnamese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bpsos.org/mainsite/images/DelawareValley/community_profile/us.census.2010.the%20vietnamese%20population_july%202.2011.pdf, p.2。

④ Ong Nhu-Ngoc T. and Meyer David S., “Protest and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Vietnamese American Protests 1975~2001,”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2004, 3(1): 78-107, Californ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⑤ Pei-te Lien, “Pilot National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Survey (PNAAPS), 2000-2001,” Los Angele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ES-9973435), 2004,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3886/ICPSR03832.v1>。

(二) 越裔美国人在美组织政治参与的未来

从 1975 年开始随难民潮涌入美国的越南裔群体,在经历 40 余年的奋斗后已经在美国站稳脚跟。在此期间建立的各种组织在争取越南族裔权利的同时,也发展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展望未来,这些组织仍将是越裔美国人争取自由平等以及参与美国政治的主要力量。

美国虽然一直自诩为自由平等的圣地,但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固有并不断深化的所谓“上帝选民”的优越感,使得在美国的非白人群体尤其是亚裔群体遭受歧视的事件时有发生。据《经济学家》发表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精英大学的亚裔学生数量在 1993 年的比例为 20% 左右,此后便一直呈下降趋势。1984 年,亚裔学生在美国高校本科生中的占比仅为 4%;2008 年,这一比例为 6%,仅增长了两个百分点。而在这 24 年间,拉丁裔和非洲裔的本科生占比则增长至 15%。同样的学校和专业,非洲裔学生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录取分数比亚裔学生低 450 分(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总分为 1600 分)。^①未来,这样的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延续。以“柬老越裔美国人教育与发展全国协会”为代表的越裔美国人组织,作为保证越裔美国人受教育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重要力量,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除政治以外,越裔美国人组织未来需要更多关注的一个领域。

未来,在国际上,越裔美国人的组织对于母国利益的关切和参与南海问题的趋势仍将延续,并将以政治游说的方式继续升温。越裔美国人组织对南海争端的插手由来已久。1991~1993 年,在冷战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旧固守冷战思维对中国进行制裁。美国的做法让本来就有反华情绪的部分越裔美国人看到了遏制中国并进而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主动的机会。他们建立“海外越南人总联会”(Overseas Vietnamese Federation),积极声张越南在南海的权益。另外一个对美国的南海政策影响巨大的越裔团体是“越裔美国人全国大会”(Vietnamese American National Convention)。该组织通过募资支持参众两院议员选举、利用多渠道提供政策建议、甚至直接同国会议员举行会面等方式进行政治游说。2003 年 11 月,越南国防部长范文茶(Pham Van Tra)访问美国,这让“越裔美国人全国大会”看到了插手南海问题的机会。该组织起草了一份政策倡议书递交给美国官方,在倡议书中对越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评价。^②更为重要的是,这份倡议书单方面认为,就范文茶此次访问美国的目标而言,重点不在于发展越美双边关系,而在于越美之间应如何联手遏

① 《加州通过 SCA5 法案限制亚裔生入学比例 华人抗议》,南报网,网址: <http://www.njdaily.cn/2014/0219/>

(753272).html 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② 潘亚玲《越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第 15~22 页。

结 语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② “U.S. Senator Jim Webb to Visit Korea, Vietnam, Japan and Guam,” Senate, April 17, 2011, <http://www.amcham-vietnam.com/u-s-senator-jim-webb-to-visit-korea-vietnam-japan-and-guam-apr-16-29/>.

defaming of China's cultural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 it should also listen to the legitimate concerns of the U.S. , and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address their complaints.

The Evolution of China-U.S.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in the Post-Cold War Western Pacific Region

Lyu Jinghua and Luo Xi (80)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in East Asia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bipolar one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played a dominant role at sea while China dominated on land.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was relatively stable until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s U.S. administrations adjusted their Asia-Pacific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enhanced military deployment consistently , and China made efforts to advance it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 this order disappeared while the new order was underway. To effectively manage such a dangerous trend with the objective of avoiding military conflicts and ensuring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how to establish a feasible and acceptabl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which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perception , order , and strength.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It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iao Shixin (96)

The U.S.-Japan alliance originated from the post-war arrang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Japan.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mea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ontinue to maintain alliance consensus , establish strategic goals based on alliance consensus , and pursue a process of cooperative alliance rules and mechanism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essentially represents the military integ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nding Alli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CM)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standing and substantive military structure.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U. S.-Japan alliance is to make the issue of "China's rise and the DPRK nuclear issue" part of a new alliance consensus.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 of Vietnamese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Zhang Yuquan and Cheng Yue (126)

Vietnamese American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have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participatory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 which are influential in the U.S. political arena. The formation of Vietnamese American organizations is based on the needs of Vietnamese ethnic immigrants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These organizations cover all aspects of Vietnamese American life and vary widely in size. The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merican politics through campaigning and voting in elections ,lobbying organization ,etc. ,an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Vietnamese Americans themsel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former home country of Vietnam. In the current complicated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attention of the Vietnamese American organiza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will also increase uncertainty about South China Sea issues.

The Changing of the Wilderness Idea and the Origin of the U.S. National Parks

Gao Ke (142)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 the primary purpose of U.S. national parks was to preserve the wilderness landscape within public parks for tourism , which reflected great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idea of the American wilderness. Since colonial times ,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looked to the wilderness as something to conquer. However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and romanticism ,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s reshaped the idea of the wilderness , especially the spectacular landscape into a tool to demonstrate the uniqueness of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America , and gave the wilderness sublim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value. The alienation of humans and nature resulting from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spired Americans’ demand of wilderness tourism as the antidote to resolve city problems , and thus the value of the wilderness landscape for tourism grew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t the same time , the extension of democracy and equality in Europe and America prompted the idea of protecting the wilderness landscape as a public resource ,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to guarantee the public’s access to the wilderness landscape by creating national parks. The changing of the wilderness idea cultivated the idea of national parks preserving the wildness landscape as “park or pleasuring ground” “for the benefit and enjoyment of the people” , which eventually promoted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the United States.